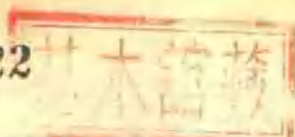


126722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社论专辑)

第二辑



510
31
24/0

四川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社論專輯)

(第二輯)

☆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狀元街20号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開本 787×1092 耗 1/32·52頁·3 1/4印張·79,000字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48,074 定价: (5) 2角2分

統一書号: 3118·22

目 錄

1.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应当批判
..... 人民日報社論(1)
2. 为什么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动派?
..... 人民日報社論(5)
3. 这是为什么? 人民日報社論(12)
4. 要有積極的批評, 也要有正確的
反批評 人民日報社論(15)
- 5. 工人說話了 人民日報社論(18)
6. 全國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礎上團結
起來 人民日報社論(21)
7. 正確地对待善意的批評 人民日報社論(25)
8. 是不是立場問題? 人民日報社論(29)
9. 不平常的春天 人民日報社論(32)
10. 再論立場問題 人民日報社論(37)
11.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 人民日報社論(42)
12. 党不能發号施令嗎? 人民日報社論(44)
13. 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人民日報社論(48)

14.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 人民日報社論(56)
15. 反右派鬥爭是對於每個黨員的重
大考驗 人民日報社論(62)
16. 在農村中大放大鳴大爭 人民日報社論(65)
17. 使鬥爭深入，在深入！ 人民日報社論(70)
18. 各民主黨派的嚴重任務 人民日報社論(74)
19. 為保衛社會主義文藝路線而
鬥爭 人民日報社論(81)
20. 堅定地相信羣眾的多數 人民日報社論(86)
21. 嚴肅對待黨內的右派分子 人民日報社論(92)
22. 這是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
社會主義革命 人民日報社論(96)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应当批判

人民日報社論

自本報編輯部6月14日發表“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以來，文匯報、光明日報對於這個問題均有所檢討。

光明日報工作人員開了几次會議，嚴肅地批判了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的方向錯誤，這種批判態度明朗，立場根本轉過來了，由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轉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路線。由此恢復了讀者的信任，象一張社會主義的報紙了。略嫌不足的是編排技巧方面。編排的技巧性和編排的政治性是兩回事，就光明日報說來，前者不足，後者有餘。技巧性問題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編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讀者是會高興的。這件事也難，本報有志於此久矣，略有進展，尚未盡如人意。

文匯報寫了檢討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寫了許多反映正面路線的新聞和文章，這些當然是好的。但是還覺不足。好像唱戲一樣，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裝腔作勢，不大自然。這也很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編輯和記者中有許多人原在舊軌道上生活慣了的，一下子改變，大不容易。大勢所趨，不改也得改，是勉強的，不愉快的。說是輕鬆愉快，這句話具有人們常有的禮貌性質。這是人之常情，應予原諒。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開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挂帥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

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別的黨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惡劣。但人數較少，系統性不明顯。就民盟、農工的成員說來，不是全體，也不是多數。呼風喚雨，推譁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点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到底只有較少人數，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數被蒙蔽，少數是右翼骨干。因為他們是右翼骨干，人數雖少，神通却是相當大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新聞記者協會開了兩次會，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時間不過一個多月，反映了中國時局變化之速。會是開得好的，第一次黑雲壓城城欲摧，擺出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新聞路線。近日開的第二次會，空氣變了，右派仍然頑抗，多數人算是有了正確方向。

文匯報在6月14日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犯了一些錯誤。作自我批評是好的，我們表示歡迎。但是我們認為文匯報的批評是不夠的。這個不夠，帶着根本性質。就是說文匯報根本上沒有作自我批評。相反，它在14日社論中替自己的錯誤作了辯護：

“我們片面地錯誤地理解了黨的鳴放政策，以為只要無條件地鼓勵鳴放，就是幫助黨進行整風；多登正面的意見或者對錯誤的意見進行反批評，就會影響鳴放。”是這樣的嗎？不是的。文匯報在春季里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

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幫助整風”嗎？假的，真正是一場欺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歼滅這些丑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羣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麼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歼滅它們，毒草只有讓他們出土，才便于鋤掉。農民不是每年要鋤幾次草嗎？草鋤過來還可作肥料。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對於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敵人還要進攻的。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勢利導，奪取勝利。反動的階級敵人為什麼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会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点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于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6月6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利”者，奪取權力也。他們的報紙不少，其中一個叫文匯報。文匯報是按照上述反動方針行事的，它

在6月14日却向人民進行欺騙，好象它是從善意出發的。文匯報說：“而所以發生這些錯誤認識，是因為我們頭腦中還殘存着的資產階級辦報思想。”錯了，應改為“充滿着”。替反动派做了幾個月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喉舌，報紙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向，即資產階級的方向，殘存着一點資產階級思想，够用嗎？這是一種什麼邏輯呢？個別性的前提得到了一個普遍性的結論，這就是文匯報的邏輯。文匯報至今不準備批判自己大量報導過的違反事實的反動新聞，大量刊發的反動言論，大量採用過的當作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工具的反動編排。新民報不同，它已經作了許多比較認真的自我批判。新民報犯的錯誤比文匯報小，它一發現自己犯了錯誤，就認真更正，表示了這張報紙的負責人和記者們對於人民事業的責任心，這個報紙在讀者面前就開始有了主動。文匯報的責任心跑到哪裏去了呢？你們幾時開始，照新民報那樣做呢？欠債是要還的，文匯報何時開始還這筆債呢？看來新民報的自我批判給文匯報出了一大堆難題，讀者要問文匯報哪一天趕上新民報呢？文匯報現在處在一個完全被動的地位。在新民報沒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匯報似乎還可以混過一些日子，有了新民報的自我批判，文匯報的日子就難過了。被動是可以轉化為主動的，那就是以新民報為師，認真地照它那樣辦。

現在又回到“資產階級右派”這個名稱。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动派，這是科學的合乎實際情況的說明。這是一小撮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學生里都有，共產黨、青年團里面也有，在這次大風浪中表現出來了。他們人數極少，在民主黨派中，特別在某幾個民主黨派中卻有力量，不可輕視。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辦罪呢？現在看來，可以不必。因為

人民的國家很巩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頭面人物。可以寬大為懷，不予辦罪。一般稱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稱為反動派。只在一種情況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繼續進行破壞活動，觸犯刑律，那就要辦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些原則，對他們還是適用。另有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言論同上述那種右派相仿，但無破壞性行動。對這種人，那就更要寬大些了。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干淨，這是不能留情的，但應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所有上述各種人，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一個偉大的巩固的國家，保存這樣一小批人，在廣大羣眾了解了他們的錯誤以後，不會有什麼害處。要知道，右派是從反面教導我們的人。在這點上，毒草有功勞。毒草的功勞就是它們有毒，並且散發出來害過人民。

共產黨繼續整風，各民主黨派也已開始整風。在猖狂進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後，整風就可以順利進行了。

(1957年7月1日)

為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

人民日報社論

本報在今年7月1日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曾經說：“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是科學的合乎實際情況的說明。”為什麼說他們是反動派呢？

什麼是反動？反動和革命是矛盾鬥爭的兩種傾向，反動就是逆革命之潮流而動。歷史是向前運動的。按照歷史發展的方向，堅決地打破舊制度，創建和發展新制度，把社會推向前進，就是

革命。違反歷史發展的方向，在新制度產生以前頑固地維護舊制度，在新制度產生以後破壞新制度，企圖恢復舊制度，把社會拉向後退，就是反動。所以，劃分革命和反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具體標準。在封建主義沒落和資本主義興起的時期，反對封建主義而發展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曾經是進步的階級。在資本主義腐朽和社會主義興起的時期，維護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就成了反動的階級。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需要擺脫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制度，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的新制度，這是客觀歷史的要求。在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堅決地反對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領導全國人民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鬥爭，因此它是最革命的階級。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在外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下頑固地維護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竭力阻擋歷史前進，因此是最反動的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是具有兩重性的階級：它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夠參加或者同情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是它的革命性的一面；它害怕革命的基本力量即工農大眾，沒有徹底反對革命敵人的勇氣，這是它的妥協性的一面。在今天，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什麼是劃分革命和反動的標準呢？現階段中國前進的方向是徹底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反對資本主義道路，擁護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就是把社會推向前進，就是革命；堅持資本主義道路，蔑視和破壞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就是把社會拉向後退，就是反動。在今天，工人、貧苦的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是革命派的主力；而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動派。

那麼，為什麼還有人弄不清呢？

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是因為他們還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舊標準來劃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革命派和反動派。他們忘記了現在革命的任務不同了，性質不同了。在民主革命期

間，資本主義還有一部分積極的作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還可以參加這個革命或者保持中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資本主義所有制已經改變的現在，資本主義在我國歷史上的積極作用已經發揮完了，它已經不能再幫助生產力發展，反而要阻礙生產力發展，要使社會倒退。在這樣的時候，堅持資產階級立場而反對無產階級的分子，就不但不能參加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勢必成為社會主義的敵人了。

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在那時，統一戰綫的政治基礎是新民主主義，這個統一戰綫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在內。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有共同的要求，這就是反對國民黨反動政權，因此他們能夠加入這個統一戰綫。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當時也是有矛盾的，各有不同的階級要求。不過，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這種矛盾一般地還不至於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還可以獲得調節。但是，在當時，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對於民主革命就是不堅決的，甚至是不贊成的。他們所宣傳的改良主義道路和“第三條道路”的反動幻想，就表示了他們對於民主革命的抵抗。他們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已經不能避免新的政治上的分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自然更不能避免新的政治上的分化。在原来的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在無產階級的影響下，已經開始形成一個堅決擁護社會主義的左派，但是在他們中間還只是少數。另一部分人繼續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反對社會主義，這就是現在的右派，也只占少數。多數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沒有堅決的立場，他們是中間派。但是這種中間狀態只是一種過渡狀態，是不能持久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每一個人所必須考慮的只是在國民黨反動派政權和新民主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還是可以存在的）兩者之間作一抉擇的問題；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每一個人所必

須考慮的却是在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兩者之間作一抉擇的問題。在前一個階段，資本主義的道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勉強還能在形式上同國民黨的反動路線、共產黨的革命路線並立，保持一個“中間道路”的假象。在現在，這種“中間道路”就連名稱也不能成立了。或者是堅持資本主義，這就要推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的所有制；或者是堅持社會主義，這就要推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粉碎一切企圖恢復資本主義的勢力。當前的問題就是這樣簡單明了地擺着。在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沒有折衷的余地。它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也需要一個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接受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組成的統一戰綫，這個統一戰綫的政治基礎就是社會主義。堅持資本主義立場的人可以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綫，但是不可能參加社會主義革命的統一戰綫，因為在他們和廣大人民之間沒有共同的政治基礎。中國一定要走向社會主義，這是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並且已經莊嚴地記載在我們的憲法之中。誰要是反對這個立場，誰就是違反了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誰就是甘願做一個抵抗歷史潮流的反動分子。這難道不是清楚而又清楚嗎？

或許有人會說：資產階級右派至少還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呀，把他們看做反動派，不是跟國民黨沒有區別了嗎？

我們說：如果資產階級右派上台，如果他們的政治陰謀能夠實現，那最後的結果就不會同國民黨當政有什麼根本區別。而且在實際上，他們如果一定要推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就非依靠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不可。因此，要他們繼續反對帝國主義等等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道路上，不僅現在沒有什麼中間道

路，就是过去也沒有。有的只是兩条道路：一条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新民主主义而發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所謂資產階級民主（亦即資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好象是在中間，而实际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的改裝。

我們只要看一下这个事实：那些醉心資產階級民主的人物，那些所謂“民主个人主义者”，那所謂“第三条道路”的号召，首先受到了誰的支持呢？正是美帝國主义。难道美帝國主义真希望中國得到自由和独立嗎？当美帝國主义認為單靠蔣介石不能解決問題的时候，他們就看中了这些人。这是为什么呢？事情是很明顯的：要反共，就势必投入帝國主义的怀抱，不会有別的出路。

所謂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案，不但早为毛澤东同志在他的許多著作里从理論上駁倒，而且也為全部中國革命的过程从实际上推翻。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勝利以后，毛澤东同志總結了中國革命歷史的經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里这样寫道：

“就是这样，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义，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

所以，企圖現在在中國恢復建立資本主义制度，不但是要毀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而且是要斷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把中國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反共不等于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不等于反人民。你們为什么要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联在一起呢？”有的右派分子这样說。

社会主义并不是任何階級任何党派都可以服用的什么藥丸。社会主义是無產階級联合廣大的劳动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战胜資

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結果。它要消滅資產階級，改造小生產者，並且杜絕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會有無產階級的勝利和無產階級的專政，也就沒有社會主義。正因為這樣，全世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共產黨領導的，也只能由共產黨領導，而全世界一切反共的資產階級政府和資產階級政黨也都反對社會主義。由此可見，共產黨的領導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保證。反共必然反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必先反共。擁護社會主義的，不但有無產階級，而且有最廣大的勞動人民，其人數達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對的，或者暫時不贊成的，或者勉強贊成而實際不贊成的，只占人口的極少數。社會主義是當前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會主義就是反人民。“反共”“反社會主義”“反人民”这三件事本來是一種必然的聯繫，不是什麼人可以任意聯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聯在一起的。

“我的動機是愛國的。”有的右派分子又這樣說。

愛國不是抽象的東西，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在今天，愛國就是愛我們的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祖國。我們的國家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是同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分不開的，是同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分不開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就是違背我們國家的根本利益，就將使中國重新陷於被奴役的地位。難道這還是“愛國”嗎？

“他們不過是對黨的某些政策和國家的某些制度提出一些批評罷了，也許批評得過火一些，但是給戴上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未免有些冤屈。”這又是一種看法，右派分子也用這種說法來為自己辯解。

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呢？當然可以批評。共產黨需要而且歡迎羣眾對它提出批評，幫助它改進工作。凡是善意的批評，即使言詞有些過火，或者批評錯了，都是用得着“言者無罪，聞者足

戒”这条原則的。但是右派分子是根本不要共產黨的領導，不要社会主义，根本背叛人民的事業，那麼，即使他們的某些話在形式上也好像很堂皇，很客气，也不應該為了擺出“雅量”而認敵為友。右派分子中有各色各樣的人。有的是赤膊上陣硬打硬沖的，這種人的面目容易認清；有的是富於政治經驗的老奸巨滑，暗中活動而不露聲色，甚至還能裝出一副老實可憐相的，這種人就比較能迷惑人。一般地說，右派分子都知道，公開提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口號是危險的，是于自己不利的，所以他們的辦法是從具體問題着手來展開進攻。這就是說，對於黨的領導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抽象地肯定，具體地否定，“原則上”擁護，實質上反對，表面上贊成，暗地里搗亂。黨的領導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有具體內容的。如果說，共產黨員擔任領導工作就是“黨天下”，那就是不要黨的組織領導；黨不應該拿出成品來，要成立“政治設計院”，那就是不要黨的政治領導；不要進行思想改造，認為馬克思主義講多了就是教條主義，那就是不要黨的思想領導；要黨退出這里，退出那里，說黨不能領導這個，不能領導那個，那就是要黨放棄對各個部門的領導權；叫嚷肅反搞糟了，統購統銷搞糟了，其他等等都搞糟了，那就是黨根本不應該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和社会主义改造。試問，把這一切具體內容都否定之後，黨的領導和社会主义除了一个空名以外還剩下什麼呢！所有這些都不是枝節問題，而是帶根本原則性的問題，是考驗一個人對黨的領導和社会主义道路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的問題，是考驗一個人對於人民事業是擁護還是背叛的問題。善意的批評和惡意的批評是有區別的，是看得出來的。人們應該學會區別尖銳的但是善意的批評和惡意的哪怕是隱晦的批評，才不致上當。

還有人認為，許多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同美蔣並沒有直接的組織聯繫，似乎不好說他們是反动派。其實，反动并不一定要同美

蔣有組織上的联系，不同美蔣联系，仍然可以一样搞反动活动。破坏農業合作社、向農民倒算甚至組織暴乱的地主，难道因为同美蔣沒有直接联系，就不是反动派了吗？当然，这些人里也还会有同美蔣有組織联系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那样就不止是資產階級右派，而是帝國主义國民党的特务了。

最后，或許有人問：既然右派是反动派，为什么一般地不这么称呼，并且一般地不办罪？这是因为我們國家的巩固程度足够允許这样做，而且这也給右派分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們堅持把反右派的斗争進行到底，这是为了徹底粉碎右派的進攻，同时也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一部分右派分子認識到沒有別的出路，因而不能不向人民認罪投降，改过自新。

(1957年9月15日)

这是为什么？

人民日报社論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样帮助共產党整風的时候，發表了一些与別人不同的意見，就有人寫了匿名來信恐吓他。这封信說：“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气憤。我們反对你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譚惕吾先生的意見。我們觉得：你就是譚先生所指的那些無恥之徒的‘典型’，你現在已經爬到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產党与党外人士的牆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还敢为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我們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饒恕你的！”

在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該想一想：這究竟是為什麼？

盧郁文在5月25日的發言中講了些什麼呢？歸納起來，一是告訴人們不要混淆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二是說國務院開會時應該有事先準備好的文件，以便討論，免得象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一樣每天爭吵，議而不決，不能說就是形式主義，就是不讓人家討論；三是說他自己同共產黨員相處得很融洽，中間沒有牆和溝；如果有些人和黨員中間有了牆和溝，應該“從兩面拆、填”，雙方都要主動；四是說共產黨人對某些批評可以辯駁，這種辯駁不能認為是報復打擊；五是对黨外人士如何實現有職有權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具體意見。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不能不問：發表這樣實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見，為什麼就是“為虎作倀”，“無恥之尤”？為什麼要“及早回頭”，否則就“不會饒恕你”？

把盧郁文的發言說成“為虎作倀”，共產黨當然就是寫信者們心目中的“老虎”了。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死敵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作戰的時候，的確和老虎一樣勇猛，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懼，屈服。但對中國人民來說，共產黨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幫助人民推翻了壓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勢力，幫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廠等生產資料，使人民擺脫了剝削階級的殘酷壓榨，把自己的歷史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現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邁進。最廣大的人民從來沒有象在共產黨領導的時代這樣充滿光明的希望和生的樂趣。共產黨也犯過錯誤，也有缺點，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正是要整掉這些錯誤和缺點。一切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抱有善意的人們，都在積極的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以便加強社會主義事業，鞏固黨對於人民羣眾的領導。在這樣的時候，却有人把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維護共產黨的領導權的言論稱為“無恥之尤”，“為虎